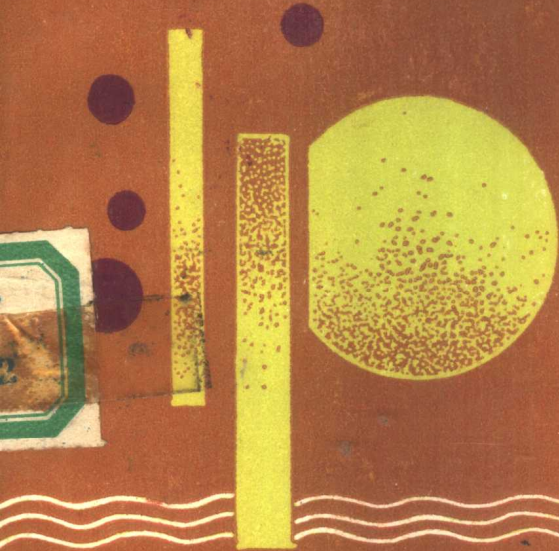


两个太阳

廖晓勉

03:8

0000



花城出版社

两个太阳

廖晓勉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插图 145,000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470册

书号 10261·868 定价 1.60元

0318

—
0062

序

梵 杨

为使读者尽快得到艺术享受，我不打算作过多议论。读者关心的是作品中人物的命运，情节的发展，由于艺术的魅力，会不知不觉进入作品所描述的境界之中，心与主角共悲欢，情随故事同起伏，忘记了身之所在。因此，我仅写个阅后意见，作为介绍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，大部分是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作品；之外是历史传奇和科学幻想作品。写常人少见之物，叙当今罕谈之事，情真意美，引人入胜。描写现实的短篇，题材似乎平淡，却处理得很不一般，故事饱含情趣，主题发人深思，如《两个太阳》，四千余字，描述了一对年轻夫妻的感情冲突：他们彼此倾慕，相敬互爱，可就是不能一起生活，结婚五年，以分居而告终。表面上看，属于怪事奇闻，不可思议，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活生生的真实图景，人形心态，言行举止，无一不令人信服，引人思考：到底怎么回事？因为对方是女强人，男方不体贴？是封建传统观念作怪还是现代风气影响？家庭琐事还是社会问题？主题是什么？——

作品没有直白回答。

可能有人会认为，作者根本就没有考虑什么主题思想，因为文学的作用仅仅是娱乐，没有什么社会意义，更与政治无关，如果为意而作，就会有损于艺术，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艺术效果。

是否如此？我没有问过作者。虽然我们认识多年，七十年代中后期共过事，知道他曾经务农，参军，当工人，如今从事编辑工作，业余还进行创作，写过小说、诗歌和评论，平时，很注意研究社会和人生。但我并不是由此推断他的作品具有严肃的思想性；我是从他的作品里，感到他对自己所写的事情，都经过认真的思考，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，蕴藏在情节和人物形象之中，融而为一，隐而不露，使人思而得之。正因为这样，才更为可信，更有说服力。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一种很艺术的手法。

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，不可能只起娱乐作用，前人就说过“文以载道”，“寓教于乐”。文学，不可能跟社会、政治等等无关。社会本来就充满“意义”，通过反映，通过典型化的过程，其意义不是加强，反而“净化”到没有思想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人是有思想的，作品是人对客观事物认识、理解、掌握并进行真实反映的结果，当中渗进了作者的人生态度、美学观点、道德品质等等，因此不可能“净化”为纯艺术而没有任何政治思想。当然，要在任何一件作品中，甚至任何一个细节中，都找出深刻的主题和巨大的教育意义，是不切实际的荒谬的要求。因为有些事件，本身并不含

有深意，任你怎么发掘，提炼，也不可能造成撼人心魄的效果。史诗性的作品，只能由史诗性的社会事件来造就。即使廖晓勉很讲究作品的立意，但由于题材本身所限，比如《微涩的蜜》，思想性就稍为淡薄。

真正的创作，决不是对客观事物作自然主义的所谓“如实”描写，强调、突出哪些方面，舍弃、忽视哪些方面，提炼什么样的主题，都同作者的爱恶、修养有关。人云亦云，没有多少发现，是造就不了好作品的。本书的作者很注意这一点，不仅是现实题材，就是流传一千多年、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，他也不盲目追随，陷入前人窠臼。比如《长恨之谜》中杨贵妃之死，作者就另作处理，不象白居易那样，表现皇帝与妃子如何情意缠绵，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却认为是政治骗局，自始至终都是尔虞我诈，荒淫无道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、凶残与无耻，不仅情节复杂，波澜起伏，场面生动逼真，而且翻案有据，令人信服，大大增强了这一题材的思想性。

但是，一个作家，如果只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，不在艺术上下功夫，他的创作就将毫无意义，不管他表现了多么有分量的主题，都不可能得到好的教育效果。文学之所以是文学，正在于它能够生动、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。要作到这一点，并不容易，无论情节结构、人物塑造、文字运用等等，都十分考人，短篇小说的开头，尤其棘手，不少名家都感到困难。我虽然也写过一些东西，长、中、短篇都作过尝试，但象《两个太阳》那样的开篇，我只有惊服，自认无法企及；

它既没有干巴巴的介绍，也不发无谓的感慨，开笔就写人，见行动、现神态、展情节；活生生的人物一下展示在读者的眼前，请看：

他领完奖，一转身便与她的目光遥遥相对。他怔了怔，有点慌乱地走下主席台。朋友们围上来祝贺，他微笑、点头、应答，眼睛却忍不住透过人丛寻觅。不，她是用不着寻觅的，她象光芒四射的太阳，走到哪都那么耀眼，引人注目。迈着舞蹈演员般富有弹性的步子，她从容洒脱地穿行在围桌而坐的人群中，不时与熟人握手致意，说上几句话。遇上俏皮幽默的交谈者，她那披肩秀发便会轻盈地向右微微一甩，随即发出几声颇有分寸的笑声。尽管台上还在颁奖，会场的中心却似乎是她。不过，她并没有忘记他，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之后，她来到他面前。他们结婚五年，半年前分居，这是分道扬镳后的第一次邂逅。

多么形象而生动！又是多么简练！少一分本领也办不到。说实在话，读这段文字，我感到惊奇，奇于那么年轻的一个作者，平日忙于编务，没多少机会练笔，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练出那么好的功力；当年我们共事时，他是普通的文学编辑，没想到几年之后，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，除了收进这集子里的以外，还有一些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评介以及篇幅较长的历史小说，要不是别人介绍，我还不知道，这是一奇，

另一奇是他不知怎么样练得那么好的文字；再一个是他所掌握的材料那么丰富，当今、往昔、现实、科幻，都有触及。因此，惊奇之余，禁不住写了这么一段感想式的文字，聊以作序吧。

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

《越秀丛书》 书目

(1986年)

钓鲨女

两个太阳

生活往往是这样

急流

1-11-1986

出版说明

《越秀丛书》是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辑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学丛书。主要选编广东省中、青年作家的作品，个人结集，陆续出版。

两个太阳

他领完奖，一转身便与她的目光遥遥相对。他怔了怔，有点慌乱地走下主席台。朋友们围上来祝贺，他微笑、点头、应答，眼睛却忍不住透过人丛寻觅。不，她是用不着寻觅的，她象光芒四射的太阳，走到哪都那么耀眼，引人注目。迈着舞蹈演员般富有弹性的步子，她从容洒脱地穿行在围桌而坐的人群中，不时与熟人握手致意，说上几句话。遇上俏皮幽默的交谈者，她那披肩秀发便会轻盈地向右微微一甩，随即发出几声颇有分寸的笑声。尽管台上还在颁奖，会场的中心却似乎是她。不过，她并没有忘记他，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之后，她来到他面前。他们结婚五年，半年前分居，这是分道扬镳后的第一次邂逅。

“祝贺你，又一次得奖。”她首先开口，伸出右手。

“谢谢。”他已镇定下来，坦然握手。

她还是那么美。雅致的连衣裙，宽腰带，网状黑丝袜，款式、色调都十分协调入时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女性的曲线美。描眉、画眼，胭脂、口红，一应俱全的面部化妆精

心地勾勒出她那大眼睛、直鼻梁、小嘴唇等动人之处，遮掩了雀斑、暗疮，以及——皱纹。他不由想到：那些缺陷也许只有他——与之同床共枕五年的丈夫才知道。女人三十豆腐渣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如今女人三十正是一朵花。

颁奖仪式还在进行，他们找了个空位子坐下。这是一年一度的新人文学大奖，他的小说《女人也是太阳》经过激烈争论后得了三等奖。有人说，若是妇联评判，不成毒草才怪。

“你的小说拜读了，看来我们分手对你大有好处。”她眼望主席台，脸带笑容。

“又来讽刺了。”他想，“她这个脾气看来没法改。对外人亲切热情，对丈夫却总要争强斗胜，总想高出一头，叫人如何忍受！”不过，他承认她的话有几分道理。五年的夫妻生活，使他认识到人们常说的“男人是太阳，女人是月亮，女人靠男人的光发光”并不那么准确，她就不是月亮，而是太阳。在无数次拌嘴的最后一次，他说出了这个结论，说出了“天无二日”的观点，这导致她收拾嫁妆回娘家，也触发了他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。他一直埋怨她不支持他的业余创作，没想到最终却以这种奇特的方式间接帮助他写出了得奖作品。

“你把我写成女强人，实在不敢当。”她继续说，脸仍然朝着主席台。

“这不是写你的通讯报道，何必对号入座。”他试图反驳，尽管知道多半是徒劳。

“不要拿文学概论做挡箭牌。”她的话锋似乎比以往更锐

利，“一大半细节都取自我们的生活，除了——男女主角的相识。”

他无言以对，唯有承认她不但“拜读”过，而且读得很细。小说中的“相识”并不理想，远不如他俩的初识。但他不愿，即使为此能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他也不愿去触动那封存在心灵深处的珍贵往事——

那是六年前的事了。一半是努力，一半是运气，他做责任编辑的一本书夺得大奖。也是这个宴会厅，他代表作者登台领奖。记者团团包围，他忙于应付。突然，一张名片塞过来，他顺手揣进兜里，随即忘在脑后。谁知他前脚跨进家门，一个年青姑娘后脚便跟了进来。他望着美丽的生客怔住了。姑娘迷人地一笑，径直走进屋，说：“忘了刚才的名片？”

他这才想起，赶紧掏出。硬纸片带着淡淡的幽香，印着“花城日报文艺部□□记者”字样。“记者”前面那两个字被细心地擦掉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是“见习”二字，空白处写着一行刚健的钢笔字：会后登门拜访。

美丽的姑娘对单身汉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魅力，加上紧追不放的采访劲头，她终于挖掘出作者生前惨淡经营二十年（她在报道中写成“是《红楼梦》写作时间的两倍”），死后才发现（据此她把责任编辑喻为“文坛伯乐”）等独家新闻，第二天便在头版右下角刊出。她给他寄了一份，两颗星星的轨道便这样交会了。婚礼上，那些业余家庭学权威人士无不誉他们这一对是“理想型”。他们自己也感觉良好。不是吗？他是出版社文艺编辑，她是报社文艺记者（此时刚正式抹去

“见习”二字)，在事业中相逢，因事业而结合，又都愿为事业而献身。天下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事儿吗？

谁能想到会有今天！

“不过，我反对你得奖。我打算写一篇文章批驳你。”她尖锐的话语把他拉回现实。

“哦，好哇。你最有资格评判嘛。”

她毫不理会他的嘲讽，“我早就发现，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都是隔靴挠痒，而你这篇更甚，有些段落简直荒谬！”

“你指哪段？”他的自尊心被刺伤了。这篇小说的心理描写他最为得意，也最为人赞赏，可以说是得奖的主要因素。

“这一段。”她从精致的皮包中抽出那份杂志，翻开指了指。那是小说中男主人公在与妻子争吵闹崩后的一段内心独白：

“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现代物质文明创造了美容院、时装表演、健美舞、减肥餐、整容、染发、冷烫、洗发精、护肤素、假睫毛、海绵胸罩、比基尼泳衣、透明连裤袜、超短裙、露肩、露背、袒胸连衣裙，等等、等等，使现代女性得以越来越表现出女性的美。可与此同时，她们的内心却全副武装，瞪大眼睛注视着外部世界，随时准备去冲、去杀、去拼搏。她们抹着口红的樱唇比男人还要雄辩，精心描画的秋波射出的是刺人的锋芒。哎呀，绵羊般的外表，雄狮般的心灵，难怪现代语汇多了一个新词——女强人。”

哦，是这一段，他放下心来。这段文字打中了这些女强人的要害，她能不恼火吗？可事实就是如此，他随时可以拿

出半打例子来证明。最早的事例可以追溯到洞房之夜——

最后一个来宾终于打发走了。他锁上门，刚想把打扮得格外娇艳迷人的妻子拥入怀中，新娘子却制止道：“跟你说件事。”

“说吧，一万件也行。”他搂住那柔软的腰肢，在她耳边轻轻说道。

“我不想要孩子。”

犹如一声焦雷在他耳边炸响，他放开手，退后一步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事业。我总不能抱着孩子去采访呀。”语调十分轻柔。

“那，那什么时候要？”

“以后再说。”语气十分坚定。

“那，那怎么行！我是独子，已满三十，我母亲早就……”事情太突然了，他简直无法有条理地摆出他的反对理由。不过，就是摆出来也没有用，她连避孕药都预备下了，他还能说什么？何况，迁就新婚的妻子，这大概是世上男人共同的弱点……

他真后悔。若是当初决不让步，也许后来的事就不会那样了。

蜜月旅行后的一天，他去一位名作家府上谈稿子，回来时路灯已亮。他又累又饿走进家门，见妻子正与一位花枝招展的女郎在小客厅里又说又笑。他出于礼貌与这个有点面熟的客人打了个招呼便走进厨房，却发现锅碗瓢盆全都空空如

也。他冲外面嚷了一声：

“还没煮饭哪？”

“碗柜里有速食面。”

又是速食面！食欲一下子跑得没影了。他没好气地到客厅拿热水瓶，发现也是空的。

“水也没烧？”他虽然尽力克制，还是面有愠色。

“你又不是没手，自己烧嘛。”她摆摆手，叫他别干扰谈话。

他黑着脸转身就走，把碗筷弄得叮当直响。那女郎发现气氛不对，赶快告辞走了。她满脸带笑送出门，一转身便瞪起眼睛：

“谁惹你了！干吗赶走我的采访对象！”

“哼，采访采到家里来了？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。”

“人家好心好意来给我们道喜，顺便请我为她写一篇演唱报道，我能丢下她来为你煮饭吗？”

他猛然想起，那个女郎是新近走红的茶座歌星，地摊小报刚卖过她的玉照。想到这些，他更火了：“写这些无聊文章，算什么要紧事！”

“你别侮辱我的工作！”她呼地转过身，走进卧室，把门一摔。

这一晚，他俩头一次背对背而睡……

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？他瞥了一眼正在翻动杂志的妻子，心想，在她心目中，事业是第一位的，丈夫充其量排第二，而丈夫的事业更是天晓得算老几。

不，事实不是这样！她在心里暗暗嚷道。说来也怪，这

篇小说居然使她在分居后才真正窥测到丈夫的心灵隐秘。她一直想找个机会对他说：我难道不想做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？我难道不愿意把饭菜煮得喷香，让心上人眉开眼笑？我难道不愿意抱着小宝贝哼一曲舒心惬意的摇篮曲？可你想过我的难处没有？你为什么不写写当一个女记者的难处？抢新闻、争版面，谁都想一显身手；越是改革开放，越是竞争激烈，谁不是全力拼搏？你为什么不写生为一个女人，想做一番事业比男人要困难十倍，因此也就要付出也许不只十倍的代价？

然而，她一句也没说。她不愿意诉苦，不愿意在别人眼中，尤其在丈夫眼中显得象个可怜虫，需要怜悯、施舍、呵护的可怜虫。她用手指头点点杂志，只是说：

“你为什么不写‘古典美’？”

他的心猛地一阵抽搐，好一会，才喃喃地说：“没这个必要。”

她明知这是他的痛处，却仍然说：“不写她，小说中的夫妻分手这一情节便显得牵强。”

她的话，与评委会中的反对派意见相符。说得对，但他不能接受。只要写出两个太阳不能并存于一个家庭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要拉出“古典美”来示众？

“古典美”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姑娘。三年前他去一个文学讲习班授课结识，随后她便常常拿着习作上门请教。姑娘长相平常，瘦瘦小小，不爱多言，常常整个晚上侧身坐在沙发上，下巴轻轻挨着手背，倾听他的高谈阔论，只是用温和的